

列傳

1004
109
121

掌禹錫

柳植

張錫

孫甫

韓丕

楊徽之
楊徽

潘慎修

田錫

蘇紳

聶冠卿

張揆

謝絳
子景溫

師頴

呂文仲

杜鎬

王禹偁

王洙
子欽臣

馮元

楊安國

葉清臣

張茂直

王著

查道
從兄陶

張詠

胥偃

趙師民

尹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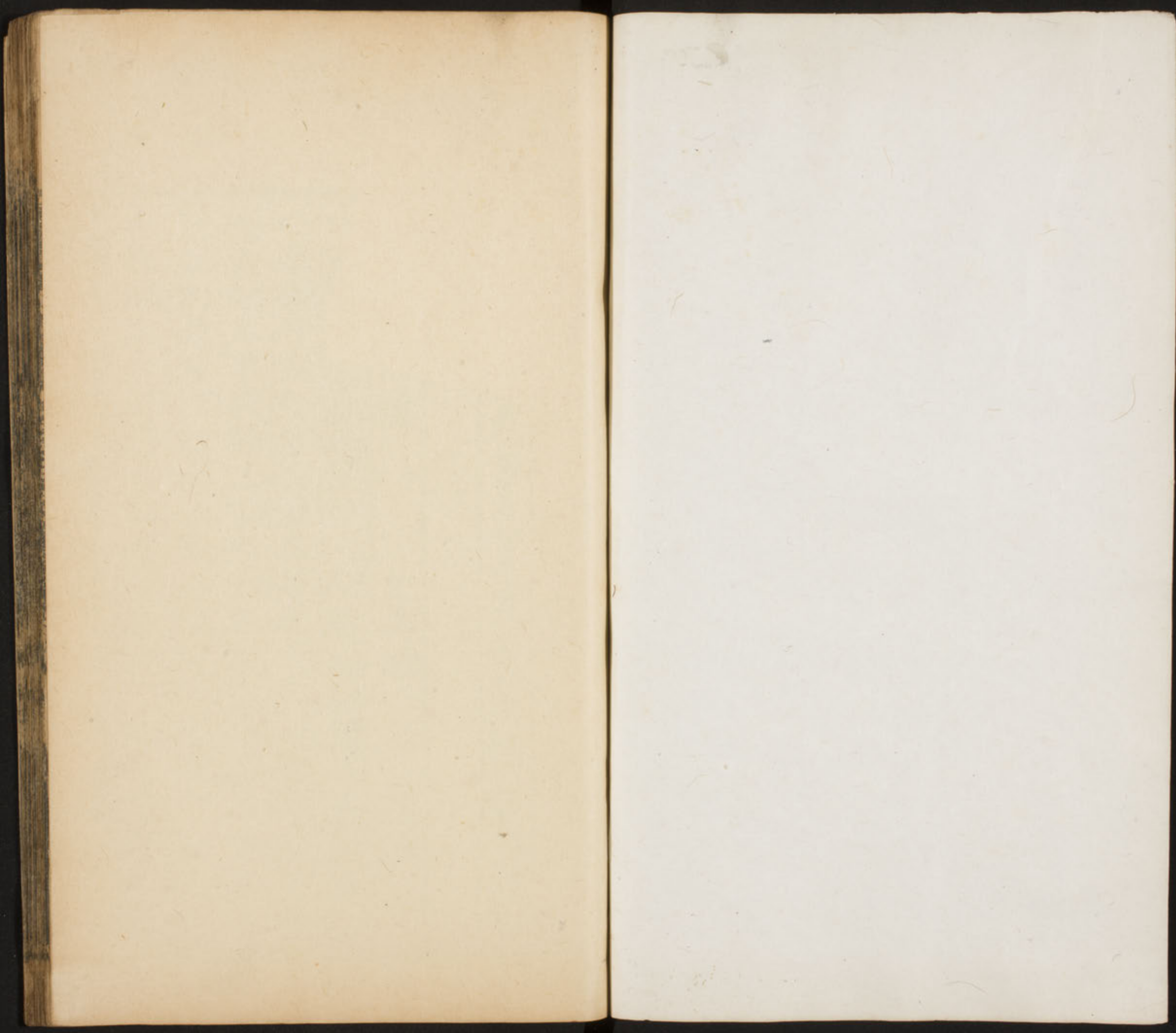
楊察

梁灝
子固

呂祐之

明監本宋史

卷七十四





列傳卷第五十二

宋史二百九十三

勅修 開府儀同三司 柱國 錄軍國軍事 可書表丞相 樞密 領經筵事 都統 執 號 字 奉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揚徽
之宰峨眉山白宰玉津學厚進之為之延譽繇是聲
稱翕然太平興國二年進士高第授將作監丞通
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先路轉運使官京三拾遺直
史館賜緋魚錫好言特務既居諫之第一疏獻軍國
要機者一朝廷人體者四其具

師平太

未嘗軍功也人一戰無窮據國
必資武之願陛下
駕臨戎百言茲為
功者秋所謂老師
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
九譯來貢且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
者中國其有聖人乎蓋往朝之交用瘴海得之如獲
石田臣願陛下務脩德以來遠無銳兵以控銳又何
必以昔取爾蠻夷上然方震怒乎此六體之一也今諫官
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降軒記

上動言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
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
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
苟職業脩舉則威儀自嚴此六體之二也爾者寓縣
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切崇佛寺道宮悉皆
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雜用之靈漢之昆明未
足為比而尚書省被陸元其郎曹與五司尚書無聽
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其
太平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別修
體之三也案獄官令極粗有短長鉗鑿可輕重尺寸

介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劫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繫於背也感其刑况降五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亦無去之可失此禮之四也疏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俸及賜錫一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者一誠惟恐不竭則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邪時趙普爲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言於普以爲失至公之體普引容謝之六年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

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民寇以生效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其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於捕斬小勝爲功賈然結仇與我致寇職此之由前歲邊陲倣擾親近革輅戎騎旣退萬衆力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勞煩耗戰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得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高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棄其衆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

綏懷萬國之心居爲敵四夷之策專戒發理貴深
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治
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
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
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伐
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
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
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惡在其
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
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

利害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
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
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究之心或有時
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
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
之辜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
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
也臣又謂取金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賁之狐疑不
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釐
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運兵未解財用不得不

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
持又窮兵極武焉書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
補副復上章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
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
向學會文明救災又拜章極言時政上嘉納焉轉起
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上書請封禪以本官知制誥
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有調
燹倒置詔許宰相罷為戶部郎中出知陳州坐稽留
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後徙單州召為工部員
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至道中復舊官

真宗嗣位遷吏部出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
州苦于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為之戚然同知審官
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與秘廷式聯職以議
論不協求罷出知泰州會學士見拜疏請責躬以答
天戒再召見便殿及行降中使撫諭仍加優賜咸平
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
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即位以來治
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
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
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為御

屏風十卷置宸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
真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群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即先
進內錫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
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
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
非獵精義以爲鑒戒舉綱要以觀會通爲日覽之書
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乎臣每讀
書思以所得上補聖明心可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
可以用於常道者錄爲御覽冀以涓埃之微上裨天

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生靈亦躋仁壽之域
矣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戒蓋起
居必觀而夙夜不忘也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武王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孰惟
二者後必無凶唐黃門侍郎趙智爲高宗講孝經舉
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
天下憲宗采史漢三國已來經濟之要號前代君臣
事迹書于屏間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輒用
進獻題之御屏寘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
湯武比隆矣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

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
爭臣之體。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
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
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
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
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
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
其二子並爲大理評事。給奉終喪。錫耿介寡合。未嘗
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
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己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

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感
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然性疑。執治。郡無稱
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爲農家。九歲能文。畢
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
徙知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
縣。日相與賦詠。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
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
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
庭未寧。訪群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

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
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強盛肆行侵掠
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
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
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
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
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
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撓
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
外任人內任德爾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

罷小臣詞邏邊事行間謀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
率所部以犄角不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
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
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
民力帝深嘉之又與夏候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同
校三史書多所釐正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
就上悅曰此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
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
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
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飢可憂望

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關自乘輿服御下至百
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戒之上答天譴
下厭人心俟兩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
頌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外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
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
非贓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
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
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
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
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

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
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館丐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
州賜錢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再知
制誥屢獻計李繼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
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
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
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至道元年召入
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
不便者多所論奏孝章皇后崩遷梓宮于故燕國長
公主第群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

遵用舊禮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
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
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
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
馬價哉移知揚州真宗即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
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
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
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旣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
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
俾達其土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

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爲民也二曰減
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
時土地未廣財庫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
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有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
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
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
義安在有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
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
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
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

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權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人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

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脩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存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繼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一紀登第始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齊之以迄取二十載之嘉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已下謂之

四百金九
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
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選有司依格敘注擬可也四日
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
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暇
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
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
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
而為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
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
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

多美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
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
本垂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
二十載不度人脩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
日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
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
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
威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與
禮后夔與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
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進事言之

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廢官洎曰天子擇群
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臣不疑而政成
矣識者以洎為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宣既
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
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
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讎者言皆賢也夫
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
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
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
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為今

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
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
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疏奏召
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
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
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
道兮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
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略曰伏以體國經
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
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

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
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
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
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
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
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
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
十副與巡警使臣穀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
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
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

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
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
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
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
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
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
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
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奏上嘉納之四年
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群雞夜鳴經月不止
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

侍乘駟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
禹備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備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
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其身後之語上異之
果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訃聞甚悼之厚賻其
家賜一子出身禹備詞學敏贍遇事敢言意臧否人
物以直躬行道爲己任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
李絳崔群間斯無媿矣其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
頗爲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
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游其門有
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子嘉

祐嘉言俱知名嘉祐爲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

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
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
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
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
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
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
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嘉言以進士第爲
江都簿真宗嘗觀禹備奏章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
相以嘉言聞即召對擢大理平事至殿中侍御史會

孫汾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
客遊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
薦有夙儒張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覃為
首衆許其能讓是歲詠登進士乙科大理平事知鄂
州崇陽縣再遷著作佐郎以蘇易簡薦入為太子中
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市征以便養
俄召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會李沆宋湜寇準連薦其
才以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遞夫就
轉太常博士太宗聞其強幹召拜超拜虞部郎中賜

金紫旬日與向敏中並擢為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
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張永德為并代部署有小
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
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
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
引前事為言太宗改容勞之出知益州時李順構亂
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
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
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
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

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
與繼恩失權即命繫投笮井人無知者時寇略知際
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廟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
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
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
路無行人旣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
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
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
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訴

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
辭鏤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
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
畏而愛之丁外艱起復改兵部郎中會召川陝諸州
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上言昨經利州
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換鐵錢六益州銅
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納
銅錢真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入拜給事中
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
者詠奏彈之二年同知貢舉是夏以工部侍郎出知

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索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知永興軍府五年馬知節自益徙延州朝議擇可代者真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

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詠中歲瘍生腦頗妨巾櫛求知潁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蒞小郡令中書召聞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文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部上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以疾未

見恨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
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
侈心之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
初詠與青州傳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旣顯求霖者
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閹吏白傳霖請見詠責之
曰傳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
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傳霖者乎
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
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
卒年七十贈右濮射謚忠定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

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物終
不脫詠怒其恃耶斬之少卿字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
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
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會知其事即陽假此僕
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
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邪
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
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下急病創其飲
食則痛楚增劇御下益峻尤不喜人拜跪命與客預
戒止有違者詠即連拜不止或僭坐罵之真宗嘗稱

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之為乖則違
衆崖不利物有集十卷弟說為唐部員外郎
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寒是謂之
節蔚為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錫身沒之後特降褒
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為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
命以賁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詠
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
被將與如此然皆翫麟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
云

列傳卷第五十二

列傳卷第五十三

宋史二百九十四

闕傳言言程國鑾國鑾書者丞相樞密使領事都總管脫脫等奉
勅修

掌禹錫

蘇紳

王洙

子鉉臣

胥偃

柳植

聶冠卿

馮元

趙師民

張錫

張揆

楊安國

掌禹錫字唐卿許州鄆城人中進士第為道州司理
參軍試身言書判第一改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
員外郎通判并州擢知廬州未行丁度薦為侍御史

上疏請嚴備西羌時議舉兵禹錫引周宣薄伐為得
漢武遠討為失且建書增步兵省騎兵舊法薦舉邊
吏貪贓皆同坐禹錫奏謂使貪使愚用兵之法也若
舉邊吏必兼責士節則莫敢薦矣材武者孰從而進
哉後遂更其法出提點河東刑獄杜衍薦召試為集
賢校理改直集賢院兼崇文院檢討歷三司度支判
官判理大司同管勾國子監歷判司農大常寺教考
試開封國學進士命題皆奇奧士子憚之日為難題
掌公遷光祿卿改直祕閣英宗即位自祕書監遷太
子賓客公在史効禹錫老病不任事帝憐其老學多記

令召至中書示以彈文禹錫惶怖自請遂以尚書工
部侍郎致仕卒禹錫矜慎畏法居家勤儉至自舉几
案嘗預修皇祐方域圖志地理新書奏對帝前王洙
推其嘗考有勞賜三品服及校正文編神農本草載
藥石之名狀為圖經言命術自推自生曰年庚寅日
乙酉時壬二言身之臨妹國初甲未三卦以世應
庚子年五月乙酉日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八分三卦
合七十五年庚子年庚子年庚子年庚子年庚子年
一卷周易集解一卷易傳書所記推得然迂漫不能
達其要常乘舟車不宗行言言舉世多可笑僚屬

或慢侮之過閭巷

指以為戲云

蘇紳之儀用泉音江人進士及第應官復安三州
推官改大理寺丞母喪高楊州將盛度以文學自
負見其文大驚自以為不及由是知名再遷太常博
士舉賢良方正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徙
揚州歸上十議進直文館為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
判官時泉星西流并代地大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
紳上疏極言時事安化蠻黑牙光月濛泉寇宜州敗官
軍殺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紳上言曰國家比以西北
二邊為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

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負數百
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其
險絕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
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
時唯安撫都監馬王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
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王志不得逞蠻人畏伏
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
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
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
艾將來而震疊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為馭自致喪

敗然銜冤負耻當有以刷除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為餽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令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補卒為曠日持久之計何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徑縱使奔迸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

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况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讐可保數十年無俶擾之虞矣朝廷施用其策遣馮伸已守桂州經制之蠻遂平又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先王爵以褒德祿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位者不妄與人官

非惜寵也蓋官非其人則不肖者逞不妄賞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則徼幸者衆非特如此而已則又敗國傷政納侮詒患上干天氣下戾人心災異旣興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天氣赤黃及丁傳封而其變亦然楊宣以為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一曰慎選擇今內外之臣序年遷改以為官濫而復有論述微効援此希進者朝臣則有升監司使臣則有授橫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並甄錄之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為賞矣三曰明薦舉今有位多擢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賢

助國為官擇人之道若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二人述其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聽而擢之試而有效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得選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舉刑獄各當三人今止當一人舊六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其間官奉三人今則舉一人當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等事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嘗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服章朝班中執事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

魚肉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山皇朝廷待官員不加禮
遇之意宜如敕定使來豈有別則人品定而朝儀正
矣五曰選才宜古者自有官制而下五隋之六品唐之
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
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
惟以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
肖有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
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
主判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若以為格例之設
久不可遷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寇準判益

薦選人錢若水等二人並遷朝官為直館其非才亦
許奏殿如唐盧杞人惡為吏部非才實者並令罷選十
不取一是也六曰擇將帥漢制邊防有疑言左右之臣
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負外郎中以上為刺史團練
防禦觀察節度等使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
武比年設武舉武舉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
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檢校御史中丞職者必人
才可馬兼書等皆養將帥之才滿宜使有材武者居
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寄士若才不養之不應
不為用也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族其而謂之去惡

惡不六則言政而傷國焉邪曾思良謂之高明明不
蔽則無以爲其德而歸其美矣思邪一端惟人主深
辨之自上古稱帝之聖言莫如唐堯然而四凶在朝兇
毀善類好賢之甚者莫如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
賢臣願監此而不使譽毀之說得行愛憎之徒違志則
忠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修預備國家承平天下無
事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而未豐甚
可恠也往者明道初蟲鎮水旱幾徧天下始之以饑
饉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
稍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之道昔者

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之擇守宰
明教化欲民之利則為之去蕪并禁游末恤其疾苦
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
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蠹
絕奢靡之齟塞凋偽之原則國食足矣民足於下國
富於上雖有災沴不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進史館
修撰擢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再遷尚書禮部郎中
王素歐陽脩為諫官數言事紳忌之會京師閔雨紳
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义厥咎僭厥罰
常暘盖言國之號令不專於上威福之柄或移臣下

宋史文傳卷五十三 七
虛譁憤亂故其咎僭又曰庶位踰節茲謂僭刑賞妄
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今朝大號令有
不一者庶位有踰節而陵上者刑賞有妄加於下
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而不思雖禱于上下神祇
殆非天意紳意以指諫官諫官亦言紳舉御史馬端
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復為翰林學士史館
修撰權判尚書省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陰中王德
用其疏至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匿其
疏不下遂出紳以吏部郎中改侍讀學士集賢殿脩
撰知河陽徙河中未行感疾為醫者藥所悞猶力疾

筮之已而卒紳博學多知言事嘗請罷連日視朝
復唐制朔望喚仗人閣間開便殿延對輔臣寬制舉
科格以收才傑選命諫員勿侵御史職事趙元昊反
請詔邊帥為入討之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
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曰
今邊兵止備陝西恐賊出不意窺河東卽麟府不可
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麟延與原州鎮戎軍皆當賊衝
而兵屯衆寡不均或寇原州鎮戎軍則鄜延能應援
陝西屯卒太多永興為關隴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
宜留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急便於調發郡縣備

盜不謹請增尉員益弓手籍其論利害甚多紳與梁
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
卓子頌別有傳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少聰悟博學記問過人初
舉進士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母禫主司欲脫
洙連坐之法召謂曰不保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
遂與稹俱罷再舉中甲科補舒城縣尉坐覆縣民鍾
元殺妻不實免官後調富川縣主簿晏殊留守南京
厚遇之薦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監說書改直講校
史記漢書擢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為天章閣侍

講專讀寶訓要言於適英閣累遷太常博士同管勾

國子監預脩崇文總目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脩國

朝會要加直龍圖閣權同判太常寺坐赴進奏院賽

神與女妓雜坐為御史劾奏黜知濠州徙襄州會具

卒叛州郡皆恟恟襄佐史請罷教闕士不聽又請毋

給真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

日人無敢譁者徙徐州時京東饑朝廷議塞商胡賦

捷新輸半而罷塞洙命更其餘為穀粟誘願輸者以

舖流民因募其壯者為兵得千餘人盜賊衰息有司

上其最為京東第一徙亳州復為天章閣侍講史館

檢討帝將祀明堂宋祁言明堂制度又不講洙有禮
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還洙太常再遷兵部員外郎命
撰太饗明堂記除史館脩撰遷知制誥詔諸儒定雅
樂久未決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
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勸上用新樂既而議者多非
之卒不復用夏竦卒賜謚文獻洙當草制封還其目
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謚因言前有司謚王溥爲文
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
更益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嘗使契丹至鞞淀契
丹令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

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
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嘗言
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
以均其稅責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冊溫成皇后
洙鈎撻非禮陰與內侍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
沆在中書喜其助已擢洙爲翰林學士既而溫成即
園立廟且欲用樂詔禮院議禮官論未一洙令禮直
官填印紙上議請用樂朝廷從其說禮官吳充鞠直
卿移文開封府治禮直官擅發印紙罪知府蔡襄釋
不問而諫官范鎮疏禮院議園陵前後不一請詰所

以御史繼論之不已宰相意充等風言者皆罷斥既而洙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罷一學士換二學士且兼講讀前此未嘗有也是歲京東河北秋大稔洙言近年邊糴增虛價數倍雖復稍延日月之期而終償以實錢及山澤之物以致三司財用之虞請惜內藏庫禁錢乘時和糴京東河北之粟以供邊食可以坐紓便糴之急又言近時選諫官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選且士之訪才勵行稍為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惜也及得疾踰月帝遣使問疾少間否能起侍經席乎時不

能起矣洙汎覽傳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筭數音律詁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及卒賜謚曰文鄉史吳中復言官不得應謚乃上預修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鄉兵制度著易傳十卷雜文子有餘篇子欽臣

欽臣字侔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藝歐陽脩脩器重之用陰入官文彥博薦為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陝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為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遷祕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指宗言比聞書詔殊不滿人意誰可為學士者勰以欽臣對指宗

曰宜憚不喜乃以勅為學士欽臣領開封府集賢殿
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戶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
知成德軍在年六十七欽臣平生為文三多之所不盡
名士性嗜古書畫高者手自書正世稱善本

胥偃字安道澶州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
為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
通判湖廣二州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曹知太常禮
院再遷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既
封彌卷首輒發視釋有名者居上降秘書省著作佐
郎監光化軍酒起通判鄧州後太常丞林特知許州

避通判州事徙知漢陽軍還判三司度支勾院脩起
居注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遂知制誥遷工部郎中
入翰林為學士權知開封府忻州地震偃以為地震
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而後宮外戚恩澤日
蕃此陽不勝陰之効也宜選將練師以防邊塞趙元
昊朝貢不至偃曰遽討之太暴官遣使問其不臣狀待
其辭屈而后加兵則其不直者在彼而王師之出有
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祖宗制閱其藝後殿次進
之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
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急恒寒若之咎請從未減

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
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
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
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
恤近遺遠非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卒
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初天
下職田無日月之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為斷偃請
水陸田各限以月因著為令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
而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視亟焚之歐陽脩
始見偃偃愛其文召置門下妻以女偃糾察刑獄范

仲淹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脩方善仲淹因
與偃有隙子元衡有學行能自立為尚書都官員
外郎并其子茂謨咸早卒偃妻直史館力約之妹與
元衡婦韓茂謨婦謝皆寡居州陽閨門有法江淮人
至今稱之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少貧自奮為學從祖關頗器之
舉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濠州遷著作郎直集
賢院知秀州除三司度支判官出知宣州擢脩起居
注知制誥求知蘇州徙杭州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
中召還為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既而以疾

辭致侍讀學士知鄧州遷給事中移潁州先是張海
郭觀山叛京西攻掠縣鎮而先化卒邵興亦率其徒
作亂逐官吏亂虜兵而去時植領京西安撫使坐賊
發部中不能察降右諫議大夫知黃州久之復其官
坐薦張得一落職未幾復其職如故歷知壽寧蔡揚
四州分司西京遂致仕累遷吏部侍郎卒植平居畏
慎寡言笑所至官舍蔬果不輒採家無長物時稱其
廉

直學冠卿字長孺歙州新安人五世祖師道楊行密版
奏論問政先生鴻臚冠卿舉進士授連州軍事推

官楊億愛其文章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
館閣書籍遷大理寺丞爲集賢校理通判新州坐嘗
校十代興亡論謬誤落職再遷太常博士入集賢校
理言天下旬奏獄雖笞杖並覆而徙流不以爲獄者迺
不以聞非所以矜慎刑罰之意請自今罷校罪
自徒以上雖不繫獄亦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歷開
封府判官三司益鐵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累遷尚
書工部郎中初翰林侍講學士馮元脩入禁命冠卿
檢閱事迹又預撰景祐廣樂記特遷刑部郎中直集
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太常禮院察刑獄奉

使契丹其主謂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昌者嘗
觀所著蘄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鼓縱飲命冠卿賦
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漕銀臺司審刑院入翰林爲
學士母亡起復判昭文館未幾無侍讀學士冠卿每
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墜笏
上前帝憫冠卿喪毀羸瘠旣退賜禁中湯齊未幾告
歸葬親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
州初世卿監延豐倉榷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滅
其可辯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
濱又云昭王人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

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
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
手未嘗釋卷尤工詩有蘄春集十卷

論曰學士大夫異於衆人者以操行脩爾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不可不慎也禹錫迂陋不知止
足之戒取譏當世紳急進喜頽殊阿諛附會晚節汙
變卒忘平生之學懼之怙正植之廉介冠卿之雅尚
其列侍從庶亡愧焉

馮元字道宗高祖禱唐末官廣州以術數仕劉氏傳
三世至父邠廣南平入朝爲保章正元幼從崔頤正

孫奭爲五經大義與樂安孫質吳產參譙又候圭善群
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江陰尉時
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
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曰達者
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補國子監講書遷大
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
嘗令說論語老子群子第侍聽因薦之真宗試進士
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地天爲泰者以天地之氣
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
天地財成萬化帝悅未幾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

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朝自此始天禧初數與查道
李虛已李行簡入講易於宣和門北閣遷太常丞兼
判禮部吏部南曹皇子爲壽春郡王王旦又薦元宜
講經齊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會昌度卒擢左
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仁宗即位遷工部員外郎爲直
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益
重學奭兼中書學士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判登聞鼓院同
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奭領後頗用公及子
弟任均管庫元與元並命士議悅服同知貢舉元龍
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爲翰林學士判春官三

院史館修撰判流內銓兼群牧使四遷給事中明道
元年嘗監護宮廷葬事又帝親政追擢定其為葬誌
皇后改葬永之陵既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臣護
不職罷翰林學士知河陽王曾為言元稹書臣不
宜以細故棄外即召為翰林侍講學士尋禮部侍郎
知審官院復判禮院國子監上金華王成賜書褒答
修系節壽樂記書成遷戶部侍郎足疾氣悍屬李淑
宋祁為銘誌卒贈本部尚書謚音靖元性簡厚不治
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二府執珪喪自括髮至祥練
皆案禮變服不為世俗齋薦迺祭日與門生對坐

誦說孝經而已多識古今堊閣品式之事尤精為初
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
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誦易無子以元
之子諱為後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九歲能屬文舉進士第
孫奭辟兗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奭自
以為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為盛德君子論其文行
頌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
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郊三堯
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為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

宮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崇
正殿說書遷宗正丞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書
陳十五事一曰咨輔相二曰命將帥三曰東侍從四
曰擇守宰五曰治軍旅六曰脩邊防七曰求諫諍八
曰延講誦九曰革貢舉十曰又官政十一曰謹財用
十二曰不遺年十三曰容諷諉十四曰除忌諱十五
曰慎出令因獻勸講箴明年春帝遂御迎陽門召近
臣觀圖畫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朝廷厭兵屈意以
招元昊內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以圖報效遷天
章閣侍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寺嘗講詩如

彼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
潔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
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紘正正
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汙濁
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
故以喻政此于比興義最大後講論語問脩文德曰
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
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無若
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
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

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
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
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
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為優他日讀漢
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其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
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帝悅曰何其所託如此在經
筵十餘年甚見哭異嘗盛夏暑疾家屋帝飛白書團
扇為和平字賜以寄意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
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日以儒林舊德將行上疏曰
近觀太陽食于正朔此雖陰陽之事亦慮是太意欲

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其
月在亥亥為水水為正陰其日在丙丙為正陽月掩
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謂以陰奸陽失其叙也又
曰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謂下陵
上侵其權也又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維宰中
允膳夫絜子內史蹶維趣馬禡維師氏謂大小之臣
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間時王失德今而引喻蓋
事有所譬固當不諱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
則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放

不師古始捨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
自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
下究而誰之咎歟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膺之臣
洎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慎東內外
百執事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為群邪所蔽
塞則億兆之幸也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師民
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
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為事性極慈恕勤於
吏治政有惠愛嘗奏蠲陝西旱租又欲論權酷諸敝
會仁宗不豫而止常患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名議

多不載有集三下卷子彥若註中書舍人

張錫字貺之其先京兆人曾祖山甫嘗從唐僖宗入
蜀蜀平徙家漢陽錫進士甲科為試秘書省校書郎
知南昌縣遷著作郎知新州初建學于州自是人始
知學再遷太常博士監濠院詔選能吏治畿縣乃以
錫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
贖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樞密官自學士李及薦
為監察御史丁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姦邪弄
國本與天下共存亦之今復還是遠天下意由是止徙
雷州王清昭應宮災連繫官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

恐重天怒願脩德以應之會論者衆撤濠解還殿中
侍御史權三司鹽鐵判官出為荆湖北路轉運使改
尚書兵部員外郎還判度支句院為京東轉運使淄
青齊濮鄆諸州人冒耕河墾地數起爭訟錫命籍其
地收租緡歲二十餘萬訟者亦息判鹽鐵句院為河
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乃兼侍御史知雜事
判大理寺權知諫院安撫利夔路歷度支鹽鐵副使
喪母起復權天官閣待制知河中府累遷右司郎中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遷右諫議大夫知審官院
進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國子監卒贈尚書工部
侍郎錫淳重清約錫貴奉養如父賤時讀書

篤初舉廣文館進士考官任隨以為第一及隨死無

子錫屢贈其家

張揆字貴之其先范陽人後徙齊州擢進士第歷北
海縣尉改大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方讀易因
通楊雄太玄經陳中安撫京東薦揆經明行淳召
為國子監直講徙諸王府侍講以尚書度支員外郎
直史館判工府記室參軍府罷權三司戶部判官上
所著太玄集解數萬言詔對通英閣令揆著得斷旨
且言斷首准易之喪蓋以陽剛決陰柔君子進小人

退之象仁宗悅天章閣侍制兼侍讀思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判太常寺一日進讀漢馬后傳至服大練御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高嘉納之詔改王溥謚有議欲為文志者溥曰溥周之宰相不能死安得為忠乃謚為文康加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贈尚書禮部侍郎性剛信以容闕於世務然好讀書老而不倦與弟揆相友愛揆為龍圖閣直學士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丘人父光輔居馬首山學者多從之經州守王博文薦為太學助教孫奭知兗州

又薦為太常寺奉禮郎州學講書既而與馮元薦安國為國子監直講并召光輔至仁宗命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悅欲留為學官固辭以國子監丞老子家安國五經及第為枝江縣尉後遷大理寺丞光輔教授兗州請監兗州酒稅徒監益州糧料院入為國子監直講景祐初置崇政殿說書安國以國子博士預選久之進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遂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皆兼侍講進翰林侍講學士歷判尚書刑部太常寺糾察在京刑獄累遷給

事中年七十餘卒贈尚書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為主無他發明引喻鄙俚世或傳以為笑尤喜締書及注疏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延二十七年仁宗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嘗講易至鼎卦帝問九四象如何安國對九四上承至尊下應初爻任重非據故折足覆餗亦猶任得其人則雖重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帝稱善又嘗講周官至大荒大扎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古所謂緩刑乃貫過誤之民爾今衆持兵仗取民廩食一切寬之恐無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饑莩至起

州縣既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嘗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列置左右

論曰馮元質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脩稱師民醇儒碩學在仁宗時並絳省中先後執經勸講庶有所補益矣張錫清慎敏實忠厚及安國父子俱侍經幄考求直說上聞人者天祐脩察之士潛德隱行不聞于世者多矣安國父子不過豈非命哉

上奏曰仲淹忠亮有聖臣與之義無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用重被罪臣不可苟免乎若怒落校勘復為堂書也重唐州酒稅西北父安深存救燕息成二篇以為表備不可望也燕曰表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不虜能言國以公孫伯三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泰石亮亂乃并道雖勝敗異術大既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

王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眾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欲其不戰然我眾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造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侵敵蓄勇以待戰無也技一也我眾則士怠二也前道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一也大衆黨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

重兵一屬本虛弱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
不無疑貳惟以命貴臣臣督進退皆由中而失於應變
六也其分則畫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兵家常勢
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死水哥舒翰
潼關是也且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
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
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
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
於秦散而復振幾石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
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

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微幸
於一戰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
復用非甚妄者不諱然兵果廢則已僕後世復用之
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息成曰國家割棄
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檄十里環重兵以戍之
雖種落虜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
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
歷朝屢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於麟中
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
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西紀

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前莫以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元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費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無去是十萬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民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稟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荐飢我必濟師饋餼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塞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

十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攝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又爲迷亨審斷原刑敦學
矯察考績廣諫凡雜議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反大將
葛懷敏辟爲經略判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爲韓琦所
深知頃之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爲經略安
撫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復以洙爲判官洙數上疏論
用兵故實特出睿斷以重邊計又請減併柵壘召募
土兵省騎軍增步卒又上鞏勸令時詔問攻守之計
竦具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爲集
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

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數
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
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傳督戰太
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洙以傳文吏無
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爲時所誣遂作憫忠辨誣二篇
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賢院上奏
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慟
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疆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
亡秦六卿篡晉爲戒三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
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

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
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
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
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
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
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慮北有疆大之鄰非
制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
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
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
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

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
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
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
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
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
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
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
爲不乂當更旣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
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
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忠

頗自詘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
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
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
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
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
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
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
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
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
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

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
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
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
者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
宿兵用度寢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賜予所費然下
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徃歲聞
邊將三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
過厚則徃徃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
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
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

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王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會鄭戩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滄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爲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秦滄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滄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

足諭狄青械滄士廉下吏戩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遷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嘗自貸坐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爲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爲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構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

始爲古文。洙與穆脩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孫何爲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爲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爲永興司錄。凡吏職。纖末皆倚辦。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

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謙語。甫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諸生亦多從甫學。問徒知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蜀用鐵錢。民苦轉買。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偽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衍爲樞密副使。薨于朝。後秘閣校理。是歲詔三館臣僚言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及三聖改憲。改右正言。時河

北降赤雪河京地震五六年不寧推洪範五行傳
及前代變驗上疏曰赤雪者赤青也入君舒緩之應
舒緩則政事弛實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
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
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青之怪終致
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四夷也
三者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爲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
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
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
張行成言恐文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
武昭儀專恣興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
紓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
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
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九
掖庭非典掌御幸者盡出之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
此應天之實也特契丹西夏稍強後宮張脩媛寵幸
大臣專政南以此諫焉又言脩媛寵恣市恩禍漸已
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
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
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爾唐曰世謂諫臣

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文禍者或在書
史陛下可自知也夏國乞盟甫上一利四害曰宿兵
以來國用空耗今若與之約和則邊兵可減科歛可
省其爲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遣使諭西人使臣中
國今和議既成必恃其功去歲有割地之請朝廷已
增歲賂若更有求將安拒之其爲害一也自承平四
十年武事不飭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
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往往復
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威一旦因議和弛備
復如曩日緩急必不可用其爲害二也自元昊拒命

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唃廝囉等族不附康爲後患
也今中國與之和獲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
強大之勢自茲爲始其爲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
勢法令紀綱弛而不葺及四戎累敗王師始議更張
以救前弊今見戎人請和苟貪無事他時之患不可
救矣其爲害四也元利害之機願陛下熟圖之又言
張子真使夏州回元昊復稱臣然三歲賣青鹽十萬
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歲給之數臣以謂
西境數萬石其直不下錢十餘萬倘况朝廷已許歲
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與遺契丹物數相當

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况自德明之時累乞
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之不巳逮德明
第入質而許之是則以彼難從之事和其意也蓋鹽
中國之大利又西域之鹽味勝解池所出而出產無
窮既開其禁則流于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張子真
言元昊自推命以來收結人心鈇掠所得旋給其衆
兵力雖勝用度隨窘當此之時尤宜以計困之安得
汲汲與和曲徇其請乎時陝西經略招討副使韓琦
判官尹洙還朝甫建議請詔琦等條四路將官能否
為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

臣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
邊將劉滄城水洛于渭州總管尹洙以滄遺節度將
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為
利滄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滄衍屢薦甫洙與甫素
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鯁亮不私如此甫嘗言參知
政事陳執中不學古術不可用帝難之由是求補外
不許其後奏丁度因對求進用帝曰度未嘗請也度
乞與甫辯且指甫為宰相杜衍門人乃以右司諫出
知鄆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
多以便宜從事甫曰堯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

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再遷
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為江東
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
北都轉運使留為侍讀卒持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
果善持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
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
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
唐史藏祕閣

謝絳字希深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為杭州鹽官縣令
葬富陽遂為富陽人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為梓
州權鹽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攻陷州縣濤嘗畫守禦
之計賊平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亂亡之後
田廬荒廢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於是腴田
悉為豪右所占涇民至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
主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興國軍還以治行召對長
春殿命試學士院會契丹入寇真宗議親征時曹濮
多盜而契丹聲言趨齊鄆以濟知曹州屬縣賦稅多
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潦百姓苦於轉送濤悉留不
遣奏曰江淮漕運日過睢陽可取以餉軍願留為賦
餘廣濟河以饋京師轉運使論以為不可詔從濤奏

嘗使蜀還舉所經官二十餘人宰相疑以為多濤曰
有罪願連坐之奉使舉官連坐自濤始矣之用馮拯為
復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史知
雜事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廡
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到祀儀物大備猶
不聞有所毀撤且遠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後大
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昭文館
累官至太子賓客濤以父任試必書省校書郎舉進
士中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陰縣善議論喜談
時事嘗論四民失業累數千言天禧中上疏謂宋當

以土德王天下時大理寺丞董行父請用天為統以
金為德詔兩制議皆言用土德則當越唐上承於隋
用金德則當越五代紹唐而太祖實受終周室豈可
弗遵傳繼之序絳行父議皆不用揚億薦絳文章
召試擢祕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丁母憂服除仁宗
即位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書故事議宣祖非受命
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請以真宗配之翰林學士承旨
李維以為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聖中天下水旱蝗
起河決滑州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
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交死田穀焦槁秋

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為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顛辜者知誅罰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灾荒上下皆廢茲謂隔其登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已之詔脩順時之令宣群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充於下則水旱為疹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

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刺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

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
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灾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
墜願下詔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
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
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
大惠浹于下豈有時澤之艱哉仁宗嘉納之會修國
史以絳為編修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時
濤官西京且老矣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
嚴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皇帝肇修
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門左親為飛白書額作贊刻

石閣下景德中國書寢廣真宗皇帝益以內帑四庫
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過宿廣內者有不時之召
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
錄此其選也往者遭遼正燔未遑中算或引兩省故
事別建外館直舍卑喧民欄叢接太官衛尉供擬滋
削虧體傷風草葺為甚陛下未嘗迂翠華降玉趾參
家冊府不聞與鳥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
篤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
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竊為聖朝惜之願闢內館以恢
皇德之制詔可絳雖在外猶數論事奏言近歲不逞

之徒託言數術以先生處士自名禿巾短褐內結權倖外走州邑甚者矯誣詔書傲忽官吏請嚴禁止嘗以是教賜封號者追還之還權開封府判官言蝗亘田野空入郭郭跳擲官寺井堰皆滿魯三書螟穀梁以為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斂弛之法近於庶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凡令典城牧民有顯方面之執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為術或辯為無實數家進錄想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為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灾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

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長務求術略不及實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使宜從事其年條上理狀或從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其漢時詔問京房灾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埋官除頑苛之命由教計臣損繁餘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蹕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天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冷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誦闡而聖言罔感歟會郭皇后廢終詩白陳事引申后褒如事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尋遷兵部員外郎上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

制禁中涓索三年計為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餘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簿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次謂不若推近及遠遠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為準也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披展始既而內人賜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作製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絳皆論罷之又言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論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四內降凡詔今皆由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彞五篇以父受

去服除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院吏部擬官舊視職由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為覈其實以多寡為差其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初改判禮院為知禮儀事自絳建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來遠而少利不及民濱堰築新土為防俗謂之墩者大小又十數歲數壞輒調民增築奸人蓄薪芟以時其急往往盜決堰墩百姓苦之絳按召信臣六門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鉗廬陂溉田至三萬頃請復修之可罷州人歲後以水與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

文學知名一時為人修潔醜藉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喜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景平好學著詩書傳說數十篇終秘書丞景回早卒

景溫字師直中進士第通判汝莫二州江東轉運判官興宣城百大圩議者以為罪降通判知漣水軍神宗初知諫院邵亢直其前事徙真州提點江西刑獄歷京西淮南轉運使景溫平生未嘗仕中朝王安石與之善又景溫妹嫁其弟安禮乃驟擢為侍御史知

雜事安石方惡蘇軾景溫劾向丁憂歸蜀與舟商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其事訖無一實蘇頌等論李定不釋身服景溫察安石指為辨於前已而事下臺景溫難違衆議始云定當進服又言薩向不當得侍從王韶邊奏誣罔寢士八安石意然猶以嘗勅也但改直史館兼侍讀不敢拜出知鄧州瑜年進陝西都轉運使以不奉司農約束改知鄧襄澶三州亦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轉右諫議大夫知潭州章榘開五溪景溫協力招築論功進官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知興州應天府瀛州元祐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未滿歲御史中丞劉摯言其非撥煩吏去司
諫王觀言瀛州妖婦李自稱事九仙聖母能與人通
語言談禍福景温在郡為所惑禮餉甚厚遣一兵挈
之入京數遣之使至其處補李婿為少二人使出入官
府崇大聲勢至縱變安之弟醉以市人為政言此尚
何惜而不加譴於是罷知汝州二年初置權大曾尚
言以為刑部劉安世復論之改知鄆州再歷永興軍
時章惇為相景温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
人偃蹇終未順命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為境專用
其說徙知河陽卒年七十七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父參終光祿卿清臣幼
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均奇所
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
寺奉禮郎簽書蘇州觀察判官事遂為光祿寺丞集
賢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戶部勾院改
鹽鐵判官上言九事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
吏能否興大學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
重縣令諸科舉人取明大義責以策問省流外官無
得入仕聽武臣終三年之喪罷度僧廢讀經一業訓
兵練將慎出令簡條約詞多不載出知宣州累遷太

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進直史館是冬
京師並震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
之道也天動地靜至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
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
至五日不止襄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
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
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享泰寧而一歲之
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矣天意者故垂戒以
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走四方
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治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

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嚮古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
年願陛下深自外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
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從會
詔求直言清臣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清
臣請外為兩浙轉運副使並太湖有民田家石據上
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訴嘗建議請疏盤龍匯瀆濱港
入于海民賴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官院判國
子監時陝西用兵上言當今將不素畜兵不素練財
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西北一垂
觀之若瀟落大勢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脫

不幸戎馬猖突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
僭竊因循至于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定成無術
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
使蠻蠻之吐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軀
之穿也今羗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即時之小安
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視今猶今之
視前也元昊圍延州既解去鈴轄內侍盧守勲與通
判計用章更訟于朝時內侍用事者多為守勲游說
朝廷議薄守勲罪而流用章嶺南涓臣上疏曰臣聞
衆議延州之圍盧守勲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

元昊為偷生之計計用章以為事急不若退保廊
州李康伯遂有死難不可出城見賊之語自元昊退
守勲懼金明之失一將之沒朝廷歸罪邊將又思倉
卒之言一旦為人所發則禍在不測遂反覆前議移
過於人先為奏陳冀內取信正如黃德和誣奏劉平
欲免退走之罪尋聞計用章亦疏守勲事狀認受多
博置劾未分曲直而遽罪用章康伯特赦守勲此必
有議者結中人感聖明以為不當用詔遂隱不可輕
起大獄臣觀前史魏尚陳湯雖有功尚不免削爵罰
作案論吏士何為擁兵自固朝廷不出恣縱羗賊破

一縣擒二將大罪未戮又自啟其過請誅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設用章有退保之言上坐思懦而守
勳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欵二者之責孰重孰輕望詔
二傳朝正其獄有用章之狀果虛守勳之罪果白用
章更實重科物論亦允無容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
黨之義其後獄具守勳遷降湖北兵馬都監時西師
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選中
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為楚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
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後驅使吏不能欺簿帳之
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

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與宋庠
鄭戩雅相善為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
林為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下又憂言者
以清臣為知兵請起守邊及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
悅之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道由京師因請對
改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興軍浚三
白渠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
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為條對極論時政闕失其言
多劇切權責且曰陛下欲息奔競必繫中書若宰相
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

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
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
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
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
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
為安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摺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
所善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
當則箱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
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許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
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

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
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
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
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會河決商湖北道艱食復
以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舊制有三司使權使公事
而清臣所除止言權使自一分三等焉以戶部副使
向傳式不職奏請出之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訪近
臣以備邊之策清臣上對略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
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為患者
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

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內侮也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罇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宋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詰闕以伐西戎爲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燕書所載彼此無求况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

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替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旣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一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弼之能方面之才與夫所領偏裨當令孰可以任矣者臣以爲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弼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呂頤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最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

斷者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
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戚坐運籌策不必
親嘗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
文經邊任皆其選也林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況毅
有術略張亢個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
純慤敦勇均可補偏裨者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
乏此則三司失計且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
固已不補來者又復以不進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
言承父弊之政方以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
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秋八月計度市

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
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為它者之各自分彼我緩急
不以爲備則臣不知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
爲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功萬數豪民註誤使得入粟
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解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
德音及於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躐請厚奉或
身爲內供奉而有遇刺之結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
之封偉門日關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
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之絕何策可使足用
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

錢百萬緡天開之數繞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
今欲不費而馬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
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
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為難矣時清臣以
河北之兵食自汴漕未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
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
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
乃併白朝鄭州罷清臣為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
諫議大夫清臣天資爽邁遇事以行奏對無所屈郭
承祐妻舒正元偁女封郡主給中及承祐為殿前副

都指揮使妻以不加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仁
宗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優之清臣曰是終為
微幸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
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
均為集賢校理

楊察字隱甫其先晉人徙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至
其祖鈞始從孟昶歸朝鈞生居簡仕真宗時至尚書
都官員外郎嘗官廬州遂為合肥人居簡生察景祐
元年舉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遷秘書省
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頴壽州入為開封府推官

判三司益鐵度支勾院修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種奸隱衆始畏伏察在部專以舉官為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持拾羨餘則俗吏之能何必然哉召為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時上封者請察有司糊名考士及變文皆使為放軼以襲唐體察以謂防禁一瀆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為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前議遂寢晏殊執政以妻父煇換龍圖閣待制毋憂去職服除復為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羅占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論

事無所避曾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御史何郊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擊朝廷來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又數以言事忤宰相陳執中未幾三司戶部判官楊儀以請求貶官察坐前在府失出管罪雖去官猶恐知信州後楊州復為翰林侍讀學士又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再遷禮部侍郎復權知開封府

復無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內侍務未德豐祭於帝三
司有穢辭連衛立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詔務開封府
鞫之察由是乞罷三司乃遷戶部侍郎兼三學士提
舉集禧觀進承旨喻年復以本官充三司使餌鍾乳
過劑病癱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美風儀幼孤七
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自教之敏於屬文其為制誥
初若不用意及橐成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遇事明
決勤於吏職雖多益喜不厭癱方作猶入對尚書財
利歸而大頰人以為用神大頰云有文集二十卷無
子以兄子庶為嗣弟寔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

憂不赴毀瘠而卒時人傷之

論曰當仁宗在位時宋興且百年海內嘉靖上下安
佚然法制日以玩弛微倖之弊多自西陲用兵關中
困擾天子憫勞元元奮然欲困群材以更內外之治
于時俊傑輩出其洙疇嶇兵間亦頗論天下之事孫
甫馳騁言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解支詞議論尤為
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意死矣最後清臣察
繇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蹇蹇無所附麗
為一時名臣豈非出於土之所謂擢故者勸不撓以
圖報稱哉

列傳卷第五十四

列傳卷第五十五

宋史二百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綠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魏國公領經筵事都總教正脫勝等奉

勅脩

韓丕

師碩

張茂直

梁頌十四

楊徽之

揚徽

呂文仲

王著

呂祐之

潘慎脩

杜鎬

查道

起凡胸

韓丕字太簡華州鄭人父果晉開運中為曲陽主簿契丹攻城陷沒焉母改適他氏丕幼孤貧有志操讀書于驪山嵩陽通周易禮記為人講說常有山林之志家雖甚貧處之晏如年長始學文開寶中鄭牧知

文州與之偕行遂薄遊兩川及牧知成都劉熙古延
置門下掌書奏以孫女妻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
聲名籍甚公卿多薦之者嘗著孟母碑返魯頌人多
誦誦之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石熙載薦其文行
代還以文學試中書權著作佐郎直史館賜緋魚未
幾改左拾遺八年遷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雍熙初加
虞部郎中二年與賈黃中徐鉉同知貢舉丕屬思艱
澀及典書命傷於稽綏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
或申以諧謹丕不能平又舍人王祐以前輩負氣每
陵轢面折之丕乃表出外郎出知魏州就改職方郎
中端拱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河陽濠州丕起
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宦太宗甚嘉重之淳
化二年召入為翰林學士終以遲鈍不敏於用俄罷
職充集賢殿脩撰知均州就遷給事中工部侍郎徙
金州召還充史館脩撰又出知滁州就加禮部大中
祥符二年卒丕純厚畏慎似不能言者歷典州郡雖
不優於吏事能以清介自持時稱其長者云
師頊字曾遠大名內黃人父均後唐長興二年進士
終永興節度判官因家閩右頊少篤學與兄頊齊名
建隆二年舉進士實儀與首舉擢之上第釋褐耀州

軍事推官以疾解久不赴調開寶中復為解州推官
太平興國初召還遷大理寺丞陝西河北轉運判官
就改著作佐郎秩滿遷監察御史通判永興軍府坐
素王廷美假公帑緡錢左授乾州團練副使尋復舊
官六年改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徙知簡州轉起居
舍人以公累去官復為殿中侍御史知資眉二州頑
所至以簡靜為治蜀人使之代還遷侍御史知安州
賜緡錢二十萬移朗州超拜工部郎中命知陝州賜
金帛時西鄙用兵譚道所出軍士多亡命嘯聚山林
為盜頑嚴其巡捕盜越他境改刑部郎中未幾召還

真宗以其舊人素負才望而又次于外累召對詢其
文章頑謙遜自晦上尤嘉之翌日命以本官知制誥
兼史館脩撰咸平二年與溫仲舒張詠同知貢舉明
年召入翰林為學士五年復與陳恕同典貢部又知
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俄卒年六十七詔遣官護
葬給其子仲回秘書丞奉終喪頑曠達夷雅措紳多
慕其操尚有集十卷子三人仲回端拱元年進士及
第至天常博士仲宰國子博士仲說殿中丞

張茂直字林宗兗州瑕丘人父延景以經術教授鄉
里茂直方弱冠慕容彥超據州城驅之守陴及周師

破敵擁城守者列坐將斬之有卒挾刃謂蓋曰汝髮
甚髮惜為頸血所汚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刃未及髮
會得後勅志於學開寶中州將器其為人首薦之
且給錢五萬以助其裝二年登進士第解褐海州推
官進司農寺丞通判泰州為轉運使羣務昇誣奏徙
監梓州富國監代還自陳得雪復通判靜安軍軍不
領縣城圍之外即深州之下博茂直奏割下博讓焉
進秩著作佐郎扈蒙薦其才改秘書丞會福州民訟
田命茂直按之將行留不遣參知政事李至稱其端
實命入益王元傑齋記室參軍王恕學多為詩什遇

茂直甚厚雖受時果之賜亦分餉焉王嘗遣使徵
茂直按筆而就其稱賞之端拱元年召對賜金紫數
日改度支員外郎三遷本曹郎中真宗居藩時茂直
與朱昂並在諸王府每預宴集屢因酬唱識其名即
位選用舊臣得茂直及昂與梁周翰師碩輩相繼知
制誥茂直既入西閣會元傑生日遣持禮幣為賜復
至舊府時人榮之茂直淳至寡言晚年多疾才思梗
澀不稱職改秘書少監出知潁州咸平四年卒年七
十五子成列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成務比部員外郎
梁頴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曾祖涓成武主簿祖惟忠

以明經歷佐使府至天平軍節度判官父文度早世
顯養於叔父王禹偁始與鄉貢顯依以爲學嘗以疑
義質于禹偁禹偁稱排之不答顯發憤讀書不期月復
有所質禹偁大加器賞初舉進士不中第留闕下獻
疏曰臣歷觀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聖間出入文
闡耀尚且渴於共治旁求多彥設科之選逾四十等
當時秉筆之士彬彬翔集表著所以左右前後有忠
有良道化原樹治本者享三百年得人之由也五代
不競茲制日淪國家興儒追風三代方今科名之設
後造畢鑠秉筆者如林趨避者如雲貢於諸侯考於

春官陛下躬臨慎擇必盡至公柰何所取不出於詩
賦策論簡於心者援而陟之拂於心者推而黜之寧
無濫陟枉黜之失耶其間闕茸妄進濫廁科場者間
亦有之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滯之士罔計賢否悉
拔而登之一視同仁臣竊謂此非確論蓋聖人在上
則內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蕕猶同器甚非所以正人倫
淳風俗也况丘園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陛下誠
能設科以擢異等之士俾陳古今之治亂君臣之得
失生民之休戚賢愚之用舍庶幾有益於治不特詩
賦論策之小技以應有司之求而已疏上不報雍熙

二年復舉進士廷試方禹中獻賦太宗召升殿詢其門第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四年與梁湛並召爲右拾遺直史館賜緋判鼓司登聞院顥在大名佐趙昌言昌言入掌樞密會翟馬周事顥坐貶虢州司戶參軍起知魚臺縣就加大理評事召還遷殿中丞項之復直史館歷開封府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轉太常博士丁內艱起令赴職改右司諫真宗初詔群臣言事顥時使陝西途中作聽政箴以獻還爲度支判官咸平元年與楊勵李若拙朱台符同知貢舉時詔錢若水重脩太祖實錄表顥參其事又同修起

居注扈蹕大名詔訪群臣邊事顥上疏曰臣聞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而已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不可以少失故兵法曰罰之不行譬如驕子之不可用又曰善爲將者威振敵國令行三軍盡忠益特者雖讎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孫武斬隊長而兵皆整穰苴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不正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傳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守陴翫寇老精兵於不用以至蕃馬商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失所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至殘妖未殄鑿輅親征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

也乃或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或默而不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畧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憐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後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臣嘗讀漢史李廣之屯兵行師也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遠於斥候未嘗遇害而廣終為名將士卒樂用又唐高祖之備北邊也選勁兵為游騎不齎軍糧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為得策願於邊將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擇其武勇謀畧素為眾所推服者取十人馬人付騎士五十器甲完備輕齎

糧糗逐水草以為利往復扞禦不令入郡邑不許聚處遇有寇兵隨時捕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遇寇騎近城掩殺邊寇內量出兵甲以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是門亮坐觀於勝負捍邊者不苟休郡縣可有存無寇攘孽匪良籌且殊膠柱時論頗稱之三年與李宗諤趙安仁並命知制誥賜金紫是年冬王勣為漢路雲撫使歸掌三班韓國華判大理以新授中乃選顯以代之四年張齊賢使關右安撫以顯為之副顯有吏才每進對詞辯明敏真宗嘉賞之元壽臣上封

者悉付顯洎薛暎詳閱可否冬以河北廉查令與暎
分為東西路巡檢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會
罷三部使以顯為翰林學士同知審官院三班景德元
年權知開封顯美風姿強力少疾胃門寔睦與人交
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上甚
軫惻賜贈加等所著文集十五卷子固達通適相仁
宗別有傳

固字仲堅切有志節嘗著漢春秋顯器賞之初以顯
遺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鼓讓前命顯赴鄉舉
許之大中祥符元年舉服勤詞學子科擢甲第解褐將

作監丞同判密州就遷著作佐郎歸朝改著作郎直
史館賜緋歷戶部判官判戶部勾院為人氣調俊爽
善與人交疎財慷慨尚氣義明於吏道為元方領三
司臨事麤率固據其曠闕之狀屢請對條奏嘗詔鞠
獄時稱平審天禧大禮成奏頌甚工無幾卒年三十
三有集十卷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祖邵仕閩為義軍校家
世尚武父澄獨拚節為儒終浦城令徽之幼刻苦為
學邑人江文蔚善賦江為能詩徽之與之遊從遂與
齊名嘗肄業於潯陽廬山時李氏擾有江空衣乃潛服

至汴洛以文投實儀王朴深賞遇之周顯德中舉進士劉温叟知貢部中甲科同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可覆試惟傲之與李覃何曠趙隣幾中選解褐授書命集賢校理宰相范質深器重之歷著作佐郎右拾遺實儼慕禮樂書徽之預焉乾德初與鄭玘並出為八與令府帥王彥超素知其名待以賓禮蜀平移峨官令時宋白宰玉泮多以吟詠酬答復為著作佐郎知全州就遷左拾遺右補闕太平興國初代還太宗素聞其詩名因索所著徽之以數百篇奏御且獻詩為謝其卒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

語太宗覽之頗賞自是聖製多以加本為賜遷侍御史權判刑部嘗屬疾遣尚醫診療賜錢三十萬轉庫部員外郎賜金貳判南曹同知京朝官差遣會詔李昉等采輯前代文字類為文苑英華以徽之精於風雅分命編詩為有八十卷歷遷刑兵二部郎中獻雅熙詞上賡其韻以賜瑞拱初拜左諫議大夫出知許州入判史館事加脩撰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詞統鴻圖闡揚文治廢隆修舉儒學知舉乃至周最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力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趨透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曷勸專

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大學首善
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養人材
懿內及外之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傳求通經之士簡
之朝著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
以學官厚補且優旌別斯在濬貴之上既蒙厚賞則
天下善類知所勸矣無使唐漢專稱得人太宗嘉納
之顧謂宰相曰徽之儒雅操履無玷置於館閣宜矣
永幾改判集賢院嘗詔預觀焙乾元樓上嘉其精力
不衰時劉昌言拔自下位不踰時參掌機務懼無以
厭人望常求自安之計童儼爲右計使欲傾昌言代

之嘗謂徽之曰上遇張洎錢若水甚厚且又將大用
有直史館錢熙者與昌言厚善語徽之徽之語次及
之熙遂以告昌言昌言以告洎洎方固寵謂徽之遣
熙構飛語中傷已遂白上上無召昌言質其語出徽
之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熙構讒通判朗州徽之未
行改鎮安軍行軍司馬真宗在東宮選僚佐驛召爲
左諫議大夫與羣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召對便殿
諭以輔導意東宮建屬以徽之爲左庶子嘗出巡田
真宗作詩言懷因以寄之遷給事中即位拜工部侍
郎樞密直學士俄兼秘書監咸平初加禮部侍郎二

年春以衰疾求解近職改兵部仍坐書監入謝命
坐旁之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俾
秩特置翰林侍讀學士命典夏侯
賜宴秘閣且優以詩未幾以是疾
賜郊祀不及扈從錫賚如侍祠之
力疾辭於苑中上顧謂曰卿勉進
也及駐蹕大名特降手詔存諭明
又遣使臨問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絹五百匹錄其外孫宋綬太常寺
並同學究出身徽之純厚清介守
知矩尚口教充疾

非道以進者嘗言温仲舒寇准用搏擊取貴位使
後輩謬言趨競禮俗浸薄世謂其知言徽之寡諧於
次唯李昭王祐深所推服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爲
文義交白爲郎官御史朝是即待以舊德每談論多
識典故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記酷好吟詠每
對客論詩終日忘倦既沒有集二十卷留於家上令
夏侯嚆取之以進徽之無子後徽之妻李氏及季穆
以緡帛賜其家

徽之字曼如徽之宗人也世居襄陽及思建晉天福中
北渡海因家於青州之北海縣佐使事徽之與李氏

歲讀春秋左氏傳即曉大義周宰相李穀召令察論
一無遺誤數其異之年十六恩進爲陝西從事會昭
慶不缺使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鄆郡府督役甚急
澈部徒數千極大澤中多書置書來刈爲後順流而
下既至執事之官訝以後期澈而青符繼至該而問之
澈以狀對乃大令管軍落初舉進士時實儀典員部
謂澈文詞敏速可當書檄之任調補河內主簿再遷
青州司戶參軍平知州張全操多不法澈鞠獄平允無
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試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
州行部平政判虔州令詔大將曹彬分兵以行既

入境爲帥郭再興與澈自固澈單騎直趨其壘諭以
朝廷威信再興即奉符以代澈悉料城中軍士之勇
壯者凡五百八爲一綱部送京師土豪黎羅二姓聚
衆依山謀亂澈率兵平之擒二豪械送闕下遷右贊
善大夫知淄州事親以孝聞求便侍養徙同判青州
三遷祠部員外郎復知淄州又知舒州累轉祠部郎
中咸平初遷選王府僚佐以澈爲雍王府記室參軍
賜金紫加度支郎中景德初車駕幸澶淵王爲東京
留守澈遷兵部郎中充留守判官軍巡囚送王驚而
感疾及薨又得閨門殘忍之狀坐輔導不善免官示

卷五十三
發走為祠部郎中卒年七十四子憲淳化進士職方

員外郎

呂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裕偽唐歙州錄事參
軍文仲在江左舉進士調補臨川尉再遷大理評事
掌宗室書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稍遷少府監丞預
脩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太平興國
中上每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太平興國
淑讀之嘗令文仲讀文選繼又令讀江海賦皆有賜
賚以本官充翰林侍讀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
宿時書學為端亦去禁中太宗暇日每從容問文仲

以書史著法于法端以字學雍熙初文仲遷著作佐
郎副王著使回麗復命改左正言巡撫福建不幾賜
金紫加左諫議大夫淳化中與陳蓬妻並燕關西巡
撫使時內品方保吉專幹檢點成制郡縣民疲吏擾
憲身舊法訟計六控免者文仲等具奏其實具太宗
怒甚亟召保吉將勅之文仲等言所訟下御史驗問
文仲所坐皆知事而保吉與保吉辯對因自
誣伏遂罷職既而太宗復命直學士章書經史故實數千
為待讀一日召於禁中讀上章書經史故實數千
軸詔模刻于石遷走者令入兵部員外郎同判吏部

銓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審官陸鳳于三年拜工部郎
中充翰林侍讀學士受詔集太宗歌詩為三十卷詔
書加獎又知審刑院六年遷都之中丞兼中書
州好民趙諫微諫多與二大夫交遊而世姓名七十
餘人小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速捕者家或在外部苟
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讎豈公行
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
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好狀以陛下之慈仁
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更察其為人置
於死散其舉選對狀之日擴作之未為晚也上從其

言三年遷工部侍郎復為翰林侍讀學士文仲久居
禁近頗周密兢慎一日早朝暴得風疾請告踰百日
詔續其奉明年改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未幾卒
歸其子永為奉禮部文仲富詞學器韻澹雅其後高
麗也善於應對清淨無所求遠俗說之後有使高麗
者必詢其出處然性頗齷齪不羈有詩所許有集十
卷

王著字知微文仲同時人自言唐相石象公方慶之
後世家京兆渭南祖奩廣明中投信宗入蜀遂為成
都人貴仕王建為雅州刺史父景瑒高州別駕著偽

蜀明經及第歷平泉百丈永康三簿蜀平赴國後陸
平三簿凡十一年不代著善攻書筆法甚精頗有家
法太宗以字書說外欲令學士剛定少通習者太平
興國三年轉運使侯陟以著名聞改衛守丞更館祇
候委以詳定篇韻六年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
侍書與侍讀更直于御書院太宗聽政之暇嘗以觀
書及筆法為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令中使王仁
睿持御札示著善書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
示著著答如前仁睿傳語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
稱善則不復留心至父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

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
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亦無其比雍熙二年遷左
拾遺使高麗端拱初加殿中侍御史二年與文仲同
賜金紫明年卒特加贈賜錄其子嗣復為奉禮郎
呂祐之字元吉濟州鉅野人父文贊本州錄事參軍
祐之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洋州
改古贊善大夫出為泰寧軍節度判官移天雄軍召
拜殿中侍御史決獄西蜀還知具州換右補闕直史
館同判吏部南曹遷起居舍人端拱中副呂端使高
麗假內庫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遇風濤舟欲覆祐之

悉取所得貨沉之即止復獻海外羣皇澤詩十九首
太宗嘉之仍蠲其所貸淳化初判戶部勾院會分備
三館職以祐之與趙昂安德裕並直昭文館俄以本官知
制誥賜金紫同知貢舉有東野口宣者祐之以妻族
嘗薦舉之坐鞫獄陳州不實貶官祐之亦降校殿中
丞出直史館未幾復知制誥太宗嘗閱班簿擇近臣
舉官覩祐之姓名宰相因言其前坐舉無狀上曰此
正可令贖過矣即取祐之焉至道初拜右諫議大夫
賜金紫知審官院出知襄州徙壽州真宗即位轉給
事中復知襄州移昇州歲餘又典襄陽歸掌吏部選

事知通進銀臺司與呂文仲並拜工部侍郎翰林侍
讀學士自置侍讀侍講甚艱其選至是裁七人祐之
第其名氏刻石于秘閣祐之純謹長者不喜趨競所
至無顯譽備顧問不能有所啓發會文仲以疾罷近
職祐之亦出為集賢院學士仍並遷刑部侍郎景德
四年卒年六十一有集三十卷

潘慎脩字成德泉州莆田縣人父承祐仕閩後歸江
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脩少以父任為秘書
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
征江南李煜遣隨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

館懷信驛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鎰入賀慎脩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群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其得禮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慎脩爲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脩掌記室許之煜卒改太常博士歷膳部倉部考功三員外通判壽州知開封縣又知湖梓二州淳化中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官知直秘閣慎脩善弈碁太宗屢召對弈因作碁說以獻大抵謂碁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碁矣

因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俄與直昭文館韓援使淮南巡撫累遷倉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爲兩浙巡撫使俄同脩起居注景德初上言衰老求外任真宗以儒雅宜留秘府止聽解記注之職數月擢爲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從幸澶州遘寒疾詔令肩輿先歸明年正月卒年六十九賻錢二十萬絹一百匹慎脩疾雖亟精爽不亂託陳彭年草遺奏不爲諸子干澤但以主恩未報爲恨上憫之錄其子汝士爲大理評事汝礪爲奉禮郎令有司給舟載其柩歸洪州慎脩風度醞藉博涉文史多讀

道書善清談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闇懦事多過實真宗一日以問慎脩對曰煜或懵理若此何以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慎脩溫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遊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少之有集五卷汝士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鎬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旁觀所訟疑其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也兄甚竒之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入直澄心殿

江南平授千乘縣主簿太宗即位江左舊儒多薦其能改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况謫見如此乎普言于上即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改太子左贊善大夫賜緋魚歷殿中丞國子博士加秘閣校理太宗觀書秘閣詢鎬經義進對稱旨即日改虞部員外郎加賜金帛又問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又嘗召問天寶梨園事敷奏詳悉再遷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與朱昂劉承珪編次館閣書籍虞部

郎中事畢賜金紫改直秘閣會脩太祖實錄命鎬檢
討故事以備訪問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因以命錫
鎬加都官郎中從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
鼓吹之禮時鎬先還備儀伏命馳騎問之鎬以武
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爲對預脩冊府元龜改司
封郎中四年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賜襲衣
金帶班在樞密直學士下時特置此職儒者榮之大
中祥符中同詳定東封儀注遷給事中三年又置本
閣學士遷鎬工部侍郎充其職上日賜宴秘閣上作
詩賜之進秩禮部侍郎六年冬卒年七十六錄其子

澶爲大理寺丞及三孫官鎬博聞強記凡所檢閱必
戒書史云其事其書在其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
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
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
無倦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
鼓則起誦春秋所居僻陋僅在風雨處之二十載不
遷徙燕居暇日多挈醪饌以待賓友性和易清素有
懿行士類推重之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祖文徽仕南唐至工部尚
書父元方亦仕李煜爲建州觀察判官王師平金陵

虞絳據歙州遣使傳檄至郡元方斬其使及絳擒太
祖聞元方所為優獎之拜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道
幼沉寔不群罕言笑喜親筆硯文微特愛之未冠以
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糲羹方冬
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糲尺許以
饋又割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後數年母卒絕意名
宦遊五臺將落髮為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
無飾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高第解
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為從事深被禮遇改與元
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

命道通判遂州召對出御書歷俾錄其課給以實奉
至道二年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
詔嘉獎遷秘書丞俄徙知果州時寇黨尚有伏巖谷
依險為柵者其首何彥忠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
大木槽穀弓露刃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
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誑
誤邪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關林壑百里許
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床
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
我者即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

袍帶驛奏爾書褒諭咸平四年代歸賜緋魚上言曰
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審度金穀蓋以察廉郡縣庶
臻治平以召和氣今觀所至或匪盡公蓋無懲勸之
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
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紕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
以爲賞罰從之俄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
宗諤以道名聞策入第四等拜左正言直史館未幾
出爲西京轉運副使六年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召
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賜金紫道儒雅迂緩
治劇非所長卞袞爲鹽鐵副使與道同候對將升殿

遽出奏牘請道同署及上詢門事本道素未省視不
能對遂以本官罷出知襄州卒不能自辯亦無愠色
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部員外郎預脩冊府
元龜三年進秩兵部爲龍圖閣待制與張知白孫奭
王曙並命馬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
獄奉使契丹以久次進右司郎中真宗退朝之暇召
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虛已李行簡預焉天禧元
年以耳聾難於對問表求外任得知虢州將行上御
龍圖閣飲餞之秋蝗災民歎道不候報出官廩米賑
之又設粥糜以救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爲種於民

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二年五月卒訃聞真宗軫惜之詔其子奉禮即循之乘傳往治喪事遷大理評事賦祿終制道性淳厚有犯不較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已錢償之以是頗不治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徙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惇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

其母兄將鬻文以養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婿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督女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搢紳服其履行好學嗜書慕深信內典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即壽五十七而享壽六十四論者以為積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從兄陶陶字大均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補常州錄事參軍歸朝詔大理評事試律學除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緋斷官仲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辯得雪遷工部郎中俄知合州累遷兵部咸平

五年朱博爲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宰相請以陶代
真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戒勅即遷秘書少監判寺
事持楊億知審刑陶屢攻其失又命代之賜金紫陶
持法深刻用刑多失中前後坐罰金百餘斤皆以失
入無誤出者景德三年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
進士後爲都官郎中慶之太子中舍

論曰典誥命者以詞章典雅爲先侍講讀者以道德
洽聞爲貴自昔皆難其人至宋尤重其選太宗崇尚
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爲樂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備
顧問真宗克紹先志兼置侍講學士且因內閣以設

職名俾鴻碩之士更直迭宿相與從容講論以正之
清介頑之和祿顯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領詞職固
無忝矣若文仲之器韻淹雅傾倚之醞藉該貫杜鎬
之博聞強識查道之純孝篤義畢諸左右啓沃尤多
豈直講論文義而已哉若祐之不喜趨競徽之深疾
幸進風來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徽之嘗謂溫仲舒寇
准以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寢薄君子
以爲名言云

列傳卷第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